

策，下到鬼狐神怪、鸡毛蒜皮。无事就要生非，有时候因为观点不同，吵架打架的事常有发生，也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。一次，村里两个人相互吹牛，一个说一口气能喝掉一瓶酒，一个说一口气可以吃一碗辣椒面，结果真有好事者，当场摆擂设赌，输者要付赌资。可想而知，后来这两个人都住进了村里的卫生院，设赌者只能自掏腰包。

计划经济造就了供销社的辉煌，供销社成为当时人们最向往的地方，那些“站栏柜”的售货员是社会上最体面的人物。甚至每个家长都鼓励孩子好好学习，说只要念好书就能当售货员。供销社的主任更是位高权重，即使那些公社和大队的干部见了都要点头哈腰，递个笑脸，为的是通过主任可以买到紧俏的商品。售货员们都手握“自由裁量权”，二分钱一盒火柴，里面总是少几根，一斤的白糖总是九两五，往酒和醋里掺水也是常有的事，但童钟爷爷他们不敢糊弄，因为那酒壶满了正好二两。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绰号叫“狗剩”的售货员，因为醋里掺了太多的水，结果把一瓮醋全部坏掉，后来主任把他下放到门房下夜。破罐子破摔的“狗剩”每天借酒浇愁，一天晚上在自己的房间里被烟闷死，是一氧化碳中毒。我们这才有机会跑到供销社的后大院看热闹，那院子真大，里面堆满各种农用物资，平日里感觉诺大的运货马车在大院里显得特别

渺小。

最热闹繁华的时候是过大年，供销社拉回许多平日里没有的东西，烟花炮竹，各种小吃，年画，特别是不要布票的大花被套，布匹棉花。周边村庄的人们络绎不绝，供销社人头攒动，仿佛赶庙会一般，这时的我们也可以买到自己梦中都盼望的鞭炮和水果糖。

改革开放后，市场经济打破了供销社的垄断经营，各种小商贩、小卖部如雨后春笋，不管是价格还是服务态度，高大上的供销社在市场浪潮的冲击下不堪一击，门庭冷落，今非昔比。那些曾经让人们仰视的售货员也瞬间跌入尘埃。勉强支撑几年后，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，供销社宣告破产，人员无法安置，大多回家务农。我的母亲曾经在供销社工作两年，而大姐一直是供销社的一员，她们对供销社都有着特别深厚的感情。我们村的供销社关门那天，我在外面上学，我想那时的大姐一定是泪流满面。

后来偶尔回村的时候，我总会到曾经最热闹的供销社去看看，房舍依然完好，只是换成养殖场的牌子。一把大锁把门市和外界隔绝开来，街上行人寥寥，昔日那些墙根下闲聊的人们大都作古，人潮涌动的时光已经一去不返。

（作者系内蒙古敕勒川文化研究会会员，内蒙古作家协会会员。）